

■ 我思我写

旁观者的证词

□裴指海

毫不讳言,我是一个坚定的、狂热的主张“介入现实”的写作者。所有的写作都是呈现或者照亮现实,哪怕是宣称走向内心的写作。“内心”不是布满毛细血管和瓣膜的心脏,也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大脑皮层和基底神经节,而是我们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归根结底,“内心”来源于客观世界,来源于我们身处的现实,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户接受外界的信息从而形成。马克思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即人学,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人是社会的人,是“现实”中的人。“内心”仍然需要从“现实”出发,必须要向“受污染”的现实敞开。写作,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对自己感受到的“现实”进行文学表达。作家如果对现实选择性地盲视,内心又如何洞见?没有内心的真诚,又何来诚实的写作?

那么,文学应该如何实现对“现实”的真实表达呢?

在现实主义写作背景下,我们

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有时是“现实”的敌人,是反“现实”的。罗兰·巴尔特有个说法,他认为现实主义是艺术的大敌,“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对现实的(虚假的)复制的复制”。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小说复制现实,不如去看电视和报纸,作家应该深入人性深处探险,“现实”应该交给记者。我并不认同这个说法,至少我没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窗口接受外界的信息从而形成。电视和报纸同样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并且只能呈现被选择过的一小部分的现实,是强大的文明机器预先制作的现实。更多的现实只能靠作家去发现。

作家关心的“现实”和记者眼中的“现实”是两码事,甚至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很多情境下,记者们的“现实”是“复制的现实的复制”。作家们的“现实”是对这种被复制的现实的拨乱反正,是实践纪伯伦所说的“(文学)使人们看不见的被看见”,是生存的真相,是人性的真相。我有一个固执的看法:向读者传递真,就是最好的艺术。

用济慈的话说,就是“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简单地说,文学就是发现被“现实”千方百计遮蔽的真实。所有的文学都是在试图重新建构一个真实的世界,把作家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感受告诉相信他的读者。即使是神奇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它所建构的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幻想的世界。哪怕这部小说建构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只要“真实”在场,它仍能深刻地反映现实,比如奥威尔的《1984》。如果作家的写作仍然是“对现实的(虚假的)复制的复制”,读者只能不信。

文学的想象或者说是虚构,总是依附在“真实”上,作家只有从真实出发,才能在作品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能让作品得到读者的信任。作家必须诚实地面对“现实”,把自己对现实的真实看法艺术地呈现出来,写你自己相信的东西。当你都不相信的时候,别指望读者会相信。

为捍卫文学尊严,作家更多的时候应该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他

是一个观察家,一个独立发言人,是“惟一个报信的人”。在“文革”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好派”、“屁派”。比如,上海“一月风暴”夺了市委的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一派说“革命委员会好得很”,另一派说“革命委员会好个屁”。南京是在1967年1月26日夺的权,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好派”和“屁派”,安徽也有这种叫法。这就是“现实”。真正的作家既不属于“好派”,也不属于“屁派”,他坚守人之所以为人的自由意志,具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能力。他是“现实”的有力见证者,见证这个时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见证这个时代的灵魂是什么样 的灵魂,见证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丰富表情,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荣、梦想和耻辱,“使看不见的被看见”,实现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作家终究还是要把世界为何如此的问题彻底带入自己如何写作的问题中去”。

文学就是“现实”旁观者的证词。

外部俗世亘古如一,每分每秒媾殖的故事,光怪陆离的人生……这世上可书写之物无穷尽!要怎样记述它们才能使之更具备文学价值?急功近利的呈现就像潦草的呼吸。只有不为外力怂恿,全然听从表达的需要才有可能触探到更远的边界。

至于能深入何境,全凭个人造化,也许我将永受制于自己笔力不逮(准确说是心力不逮),无法写得更好,无法进入某种未知的次元,无法再与那深邃的“内在性”更近一些,但这过程仍是有意义的,像在寻找“呼吸”的过程中对自我的探索,它促使着我们不断“内心化”的进程——从这个角度,“写”也并非惟一路径。

曾经,作为一个惯性写作者,如果不借文字定格那些林林总总,人生从某种意义上就像不作数。只有文字盖下印章,发生过的才真正生效。可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偏见。创作真的并非只有敲击键盘这一种方式。在阅读里,走神中,在和各色人打交道,听他们说起驳杂人生时,亦是在同步完成着另一种创作……

■ 书文过眼

读《忠诚与背叛》

□海 田

何建明执笔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一书通过采访大屠杀中幸存的革命者及其后代,查阅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图文并茂地再现了革命者们不朽的斗争历程。战士们在面对酷刑时的生死抉择,在被污蔑诽谤时的坚定执著,都体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信仰力量。

作者曾经感言,很长时间内,面对歌乐山,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埋葬了无数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谱写了那么多悲怆故事的山竟然会叫歌乐山?后来终于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牺牲后所选择的一块天造的安魂之地。过去,他也困惑为什么这片被汽油和弹药烧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红岩?后来他也终于明白:那些硬邦邦冷冰冰的石头其实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将其染红了的岩体……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作家的使命感。

让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走进《忠诚与背叛》,感受那片无法复制的澄澈与纯净……

精确有趣的评论

□金铃子

说到《红楼梦》中的人物,王熙凤我还是挺喜欢的。她一出场就是满身锦绣,珠光宝气,而“锦绣”与“珠光”我是喜欢得“紧”。“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丹凤”与“柳叶”我也是百看不厌,更何况她“恍若神妃仙子”。无怪乎王昆仑在他《红楼梦人物论》中说“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王熙凤拿钱去放高利贷,取了利息再把这笔钱发放出去,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但压根儿没有把它与什么经济之类挂钩。最近读到江弱水的《从王熙凤到波托西》一书,觉得这个题目很奇怪,就首先翻到这篇同题文章。文章中写到:“欧洲殖民者从拉丁美洲夺来的白银,有一半最终运抵中国,换回珍贵的丝与瓷。”王熙凤满怀深情地回忆,皇上南巡时她娘家接驾,“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拿赵嬷嬷的话来说,银子都成了泥土,“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书里还写到《堂吉珂德》里“哪怕是波托西的矿产都不够报答”,桑丘“像中了水银的毒”,还有中国玩具、鞋类的出口规则等,都生动有趣。江弱水的文字精确、奢侈,流动着绣花和装饰,属于枯燥无味的评论里铺满了露珠和绿叶的类型。

惟有眼泪最真实

□王樵夫

申赋渔的《不哭》以其客观的真实感带给我极大的震撼,我边读边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不满18岁的孩子,重度烧伤、被亲生父母遗弃在医院的一岁半女孩,出身贫困、品学兼优、在高考前夕跳楼的男生,一心想坐牢的少年,在漠视中“意外”死去的孩子……他们被定义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然而,他们在弱小的生命与渺茫的未来中,却仍然保有自己的梦想。正是这些梦想,让他们拥有着继续前行的力量。

申赋渔用泣血的文字告诉我们,那些我们希望忽视、希望忘记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而且是一大群人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本书为我们展开了这个时代挣扎于贫困生活中的少年群像的感人故事,具有令人震撼的力量,这力量来自这些故事本身的奇异和书中包含着的强烈的悲悯之心。

农耕时代的绝唱

□小 岸

很久之前,在一册遗忘了名字的杂志上,我第一次读到了海子的诗:“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这诗真好,它让我想起故乡,也让我记住了海子的名字。在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想要搜寻一个已然故去的诗人的作品是一件艰难的事,只能零星地从报刊上找到一两首,抄写在笔记本上,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诗人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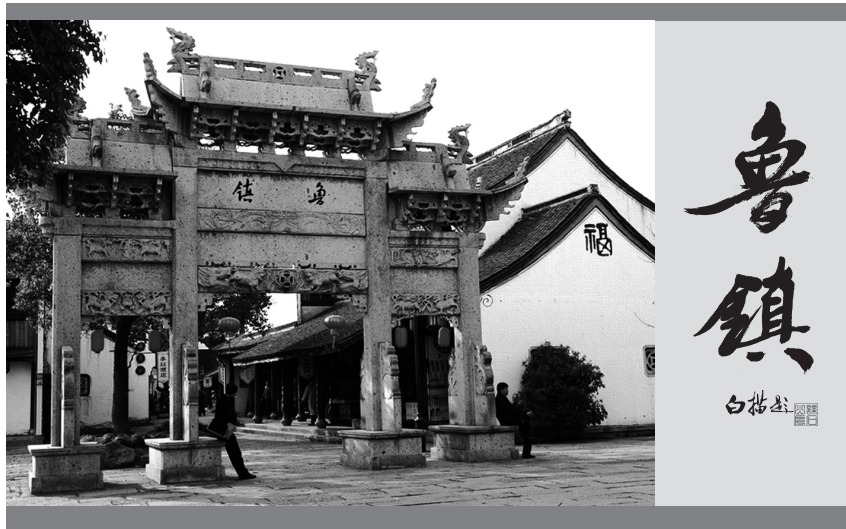
1995年夏,在北京的一家小书店,我意外见到了一本《海子的诗》。我把它拿在手,用最快的速度买下它。我还记得它的价格,5元。这本书后来再版过N次,我买的是第一版。“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这是农耕时代的绝唱,是游走于大地的诗人的挽歌,也是一个注定要死去的诗人的放逐。去年,我回到故乡,在寂寞的村庄前,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下,海子的诗再次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村庄,在五谷丰盛的村庄,我安顿下来/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沉默》:灵魂之书

□王 龙

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被认为是上世纪日本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一位满怀殉教决心进入日本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洛特里哥,被捕后却在近乎极端和残酷的情况下,灵魂受到逼迫,信仰遭遇困境。为逼迫他弃教,三名日本信徒被处以“穴吊”的酷刑。受刑者四肢被捆绑,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来。洛特里哥所面临的困局是,他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解救这三个无辜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洛特里哥做何选择,他都注定成为一名罪人;选择救人,意味着他不得不背弃自己的信仰;选择坚持信仰,那三个教民就要为他的信仰殉葬。最终,在对信仰进行更深沉痛苦的思索后,主人公选择了弃教。《沉默》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日本,但作者所探讨的人类如何面对以及如何实现救赎的重大命题却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我们看到人在面对苦难时体现出的坚韧、尊严和无私。爱的伦理学没有华丽的言辞,见证的是无声的行动。



瑜伽或写作

□陈蔚文

瑜伽课上练习休息术时,老师会随着轻柔音乐指导大家“放松”。“眼皮放松”,“嘴角放松”,“牙齿放松”……仿佛一切如潮水缓缓而来,使一切抵牾松弛,使一切无意识的痉挛止歇。

当听到“让你身体的每个部位放松,比一根羽毛还轻”时,多数人才意识到,原来身体从头到尾没一寸是放松的!它们习惯性地紧绷着,当“放松”响起时,那个部位才陡然惊醒般回到它该在的位置。

比起体位,呼吸才是瑜伽的核心,这呼吸是在体察自我的状况下发生的,它以静制动。难就难在这“静”上,静不是象象的肢体不动,是在有节律的呼吸所带入的冥想中调息身心,静观内在。

练瑜伽没多久,我便急于拗造型,蛇式、扭转式、肩倒立式……造型拗到若干种时,内心的场域却如故,而那正是我本欲借瑜伽精神加以改善或修正的。一切的“拗造型”都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瑜伽并非杂技。相比于技术,难的是内心,当技术越过800米障碍,也不一定能保证心灵掘进一毫米。

写作亦然。仅有故事是不够

的,仅有语言(没有语言当然也万万不可)也是不够的,一切故事与语言必须建构在一个更深邃的“内在性”之上才有意义,否则华美之厦只是纸上楼阁。可“内在性”又是多么难以企及啊,它是作家的个性、视野、见地、情怀等质素的杂糅,有时它沉默地立于一步之遥,却无法再接近了!

我开始试着从拗造型回到呼吸,慢慢地体会呼吸——不是我自以为一直熟练掌握的潦草轻浅的呼吸,是深入体察自我的呼吸。对我这满脑子杂念的人,几分钟的冥想已不易,现在要学习把那些无谓的附着物去除,让身心借呼吸的节律回到本该有的“空”——该如何摒弃那些徒然消耗人的“我执”,尽力趋向一个更豁然之境?这与写作当中的困境如出一辙,那种囿于对自我的深切的无力感也相同。

谁不会呼吸呢,人也将一直呼吸下去——从生到死——但很少人能借呼吸沉潜到身体与意识的深海,去触摸那些从未见识过的生物,去感受经验之外的湛蓝。人类一直在发足狂奔,登陆月球,深入

太空,试图走得更远,但也许我们与生命中最近的部分反而隔膜。

文学,要表达的也是“最近的部分”,不管文本形式如何变化,总有些主题恒定:关于命运、爱,关于局限、永恒,关于那些“不详所起,不知所踪”的羁旅……也如同瑜伽中的呼吸一般,好作品展现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呼吸”,自然、与己一体,无论内容多跌宕险峻,读来如呼吸流畅。如安德烈耶夫的《瓦西里·费维斯基的一生》,一位神父在命运绝境中饱受煎熬痛苦,信仰幻灭,最终死于旷野……悲怆的异国神父,如此真切、深刻,让人置身于故事之中喘不过气,像被神父的教袍阴影兜头笼罩!

为何这部作品有这般信服力?而为何那些作品即使摹写最日常情境也让人觉得做作,像刻意的喘气?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呼吸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是最基础的生命机制,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入的由智性与情怀引领的呼吸方式,会将人转移到一个不同的次元之中。优秀的书写者,无疑是进入到那个精神次元中的人。

与辅导老师结缘,既有趣又有些神秘。开学10天后一个周三的下午,51名学员把名字写在折叠好的红纸条上,放在一个透明、光洁、漂亮的玻璃缸内,工作人员端到11名导师面前,红色的纸条刹那间变成了红色的鱼儿,在玻璃缸内争先恐后去碰撞导师们的“点石之手”……就这样,杨晓升、陈东捷、商震、雷达、叶梅、王干、李师东、张水华、阎晶明、艾克拜尔·米吉提等成为了“鲁十七”学员的辅导老师。

在鲁院学习,除了课堂,这里独有的文学气场也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学员们的艺术创作之思!很多学员说,以前因为接触面小,有点浑浑噩噩,而现在大家在一起切磋,各种创作上的探索相互碰撞,的确可以给人带来震撼性的触动。相信这些经历会对学员们以后的写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学习精彩纷呈,课余生活同样丰富多姿。刚开学不久,学院组织大家去看话剧《理查三世》,这个根据莎翁戏剧改编的话剧,加入了京剧、民族服装等中国元素,相信在

失,没有挣扎,没有伤害,有的只是51颗赤诚的心,怦、怦、怦——简单而热烈地跳动。

简单才会干净,热烈才会激情。

走进鲁院,暖暖的阳光抚慰在心上,仿佛走在“百草园”中,错落的学堂,宛若“三味书屋”,没有书声朗朗,却有心潮澎湃。

学会了倾听,倾听师者的教诲,领略醍醐灌顶的感受;学会了倾诉,与同学敞开心扉倾诉彼此,享受知心知己的真情。

在“参”与“悟”的时光中,每人

■ 东庄西苑

入学一个月

□王晓云

2012年的早春,鲁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开班了,正赶在北京乍暖还寒的时节,空气虽然清寒,但阳光却很灿烂。很多学员是第一次走进这座盼望已久的院落,不知有多少曾经的神秘幻化成了丰盈的期待和蓬勃的梦想。

草长莺飞,转眼入学已满一月,从最初的陌生到现在的日渐熟悉,仿佛经历了绵长的时光,但日子却清晰得历历在目。2月29日报到,每个学员住进了温馨而整洁的房間,床被崭新,明窗下有温暖的书桌、高速的电脑,这简直就是一个写作者梦寐以求的家園。

3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铁凝主席、李冰书记和张健院长等都来了。这些以前只能在书本和照片上见到的人物,这一天亲切地和“鲁十七”学员共济一堂。就这样,“鲁十七”的51名学员开始了崭新的文学之旅。

首先要说的是课堂学习。一个月来,学院为学员安排的课程内容丰富多彩。第一节,是中央党校周照明老师讲《科学发展观中的文化视野与文学思维》,非常具有理

论高度。第二节课是中国作协李敬泽老师谈《小说与中外传统》,他特别强调了小说的“内在性”和作家的想象力。其他依次是核物理学家郑春开、自然科学史家王渝生、现代舞研究专家欧建平、《国家地理杂志》执行主编单之蔷、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等老师的课程。他们的课似乎“远离”文学,但学员们却倍感过瘾,能够帮助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灵感。此外,作家阿来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跟学员们一起探讨如何解决在创作中遇到的困境;鲁院常务副院长白描结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个作家的写作历程,分析优秀作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鲁院副院长施战军的讲座《旅人之谜》,充满了思辨的活力。

一个月来,每一堂课都是生动活泼地对世相和艺术进行解析,都是开启智慧的一扇扇明窗。可以想见,未来的3个月还会有几十个讲座,那将是怎样一个让人迫不及待的饕餮盛宴,它们将在北京温馨的时光中,一一与“鲁十七”不期而遇!

□高春阳

世界再纷芜,每个人心中一样该有一块净土。搞文学不过是“码字儿”而已,多认识几个字儿,在内心深处腾出一块干净的地儿,用心码好,自己欣悦,给别人心悦,足矣。

我始终认为作文无技巧,熟读唐诗三百而已。够勤奋,耐得住寂寞,读懂自己的心就行。

但我始终认为做人有技巧。技巧就是讲道德、有追求。讲道德是不伤害别人的心,有追求是要追求完善自己的心。

这下好了,鲁院就是我们学员心中的那块“净土”,这里没有迷

鲁院的朝花

3月初,北京,到鲁院报到。我们是“鲁十七”。

我是念着《朝花夕拾》来的。刚进入3月的北京没有花儿盛开,没关系,来自全国各地的51名同学就是51朵朝花。他们一样盛开在我的心里,而且时间历久,弥香愈烈。那些浇灌我们成长的鲁院师长们,亦师亦友,令人倍感亲切。

人人心中温馨一片。

我想,我不是光来学习的,我是来“悟”的;也不光是来提高文学技巧的,而是来与智者谋思,与慧者寻道的。